

折獄龜鑑

一





折 獄 龜 鑑

(一)

鄭 克 撰

折獄龜鑑

本館據墨海金壺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序

天開元會。一統同文。宜春舊有書版。鑄於郡齋。其在金日。蒐放失。補殘斷。莫先焉。至元辛巳仲秋。府尹張公國紀發其藏。歸校官。若春秋分記。紫陽四書。昌黎文。黃陳詩註。折獄龜鑑。廉吏傳。併有先儒講義。泊南陽活人書。與局方醫書。咸切於用。而滅裂亡完者。越半載。同知郝公居正來莅郡事。以敦化善俗爲己任。顛命刊補。於是悉備。文學掾趙君炘石書來諗予。因惟聖賢託憲言貽後人。所以共天命。樹民彝也。善鉞以廣其傳。此良師帥職分所在。曷厄於時。多有缺軼。易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此邦之人。纘識事理。金城夾附。未嘗有烽火之警。眊他路貯書。宜如舊。奈何脫落無善本。殆不可曉。幸而今之從政者。作興斯文。獨劬精而成之。繼今共學之士。相與勗勵。養根竣實。加膏希光。毋敝口耳。以負初意。至元元默敦牂。夏五汎蒲日。奉訓大夫湖南道儒學提舉陵陽虞應龍序。

折獄龜鑑提要

折獄龜鑑八卷。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囂所續。均尙未詳盡。因採綴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尙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寬。未能悉協中道。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瑣細。未免猥雜。然究悉物情。用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爲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也。書錄解題載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傳鈔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尙爲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爲八卷。卷數雖減于舊。其文則無所缺失也。

折獄龜鑑卷一

宋 鄭 克 撰

釋冤上

孫登

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圓按吳志圓作丸蓋二字古通用過左右求之適見一人操彈佩圓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

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圓比之非類乃見釋舊出吳志本傳

按人之負冤多因疑似聽者不能審謹忿然作威遂至枉濫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曹攄于公孟嘗二車附案此一章原本軼去

晉曹攄爲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

姑官爲考鞠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出晉書本傳

前漢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後姑自經

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

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

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出前漢書于定國傳。于公乃定國父也。後漢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而夫女弟先懷嫌恨。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酖其母。官吏不察。戶曹史孟嘗言於太守。亦不爲理。遂以冤死。郡中連旱二年。出後漢書本傳。此兩事舊集並不載。臨淄寡婦若不遇曹攄。則與東海上虞無以異矣。惟鑒彼負冤之可戒。乃顯此釋冤之足尙。故附著之。

苻融

前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可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爲馬。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姜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舊出晉載記本傳。夢辭煩。刪取其要。

按古之察獄亦多術矣。卜筮怪異皆盡心焉。至誠哀矜必獲冥助。是以馮昌之罪具服而董豐之寃得釋也。馮之馬邊非水乃欠也。昌之日下非日乃日也。苻融以意言其事遂驗。此周宣所謂神靈動君使言者也。豈非至誠哀矜而然歟。占夢事又見察賊門案此第

辛祥

法雄魏不趙德舉薛奎唐肅杜衍孫河姚仲孫程坦孫廉斬宗說劉緯宋昌言凡一十三事附

後魏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祥終於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出北史辛紹先傳祥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後漢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其顏色。多得情僞。蓋察獄之術有三。曰色。曰辭。曰情。此其以色察之者也。若辭與情頗有冤枉。而迹其狀稍涉疑似。豈可遽以爲實哉。苦執申之。理亦應爾。後十二事是也。故附見之云。

魏丕初從周世宗鎮澶淵。奏授司法參軍。時有強盜五人。獄具將伏法。丕疑其寃。因緩刑而察之。不數日。本盜就擒。五人獲免。後事本朝。終於左驍衛將軍。信都郡王德彝。雍熙中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肄業。一旦有橫尸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寃。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薛奎參政爲隰州軍事推官。時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啓戶濺血污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官。考訊引伏。奎獨疑之。請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唐肅待制爲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其旦起視之。血污

其衣爲吏所執不能辨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杜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爲人所殺或告民殺之不勝

楚掠遂自誣服獄既具衍疑非實未論決間果得真殺人者

已上六事並見本傳

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

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并所盜賊於民家後卽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

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其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

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凡本朝公卿事惟載於國史本傳者稱名若墓誌行狀雜書小說所載則或稱爵或稱字此皆以名書之庶得古今一體且臨以紹興

禮亦當書名也

姚仲孫龍學爲許州司理參軍時民有被盜者其妻言里胥常責賄於夫不與而怨

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仲孫疑之知州王嗣宗曰若保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

得真盜嗣宗復喜曰察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程坦國博

爲郢州司戶參軍時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坦疑其自誣輒留更訊之後果得真盜自是

雖他州疑獄監司必屬坦平決子戡爲宣徽南院使贈太師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

孫廉觀察初隸親事官後

以慈州刺史知滄州有劫盜獄旣成廉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固非吾事然試召某鄰里詢其

行止皆曰此平日斫弛不事今以爲盜則非也數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斬宗說館使初以蔭補三

班奉職監滄州鹽山務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者宗說疑之會囚言母年九十病且言願得

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縛令人與俱至其家旣而更獲真殺人者劉緯大卿知邢州屬邑有卒死

於林中捕盜者從旁得一人俾償死。緯疑不實。明日得死卒戍所移文。乃二人共竄。亟令追獲其一同竄者。考之果服。宋昌言大監知澤州。時有大辟獄具。昌言疑其冤。持之不決。果獲真盜。已上四事並見本傳右十二事。皆以其辭與情察之者也。若靳宗說釋死囚縛。使別其母。非知其冤而然也。但以囚有念母之心而憫之耳。冤狀卒明。出於邂逅。是亦至誠哀矜之效也。其餘審謹不敢遽決。亦因詳緩。每獲辨釋。蓋寧可淹繫以求其實。毋或濫刑以陷於冤。庶協舜典欽恤之義也。易曰：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此之謂歟。

李崇

李崇為河東太守。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詣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按晉書本傳無去此三百四字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話。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按晉書本傳無迹其由緒四字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按晉書本傳無此二字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惑。為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之。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按晉書無所有資財當不愛惜八字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願。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

物。此人具以告崇。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按此章標題祇載李崇一事。原本此下又載柳慶二事。於體例不符。考柳慶前

一事見後第九章。後一事見後誣賊門。此蓋誤載。今刪去。

按此亦察其面之色。款之辭。事之情。而疑其誣服者也。但用誣鉤惡。以驗誣告爲異耳。然所以給而驗之者。欲釋誣服之冤也。故列於此焉。給兵事。又見辨誣門。實弟事。又見鉤惡門。鞭巫事。又見懲惡門。

司馬悅

後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齋錢五千。死於道路。或疑張堤行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楚掠。自誣言殺。悅疑不實。引毛奴兄靈之問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曾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刀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此刀鞘。其手所作。去歲賣與鄰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具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服阜襦。遂釋張堤。出北史司馬楚之傳。悅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悅所以能使及祖服罪者。雖有智算。亦偶然耳。向若賊不遺刀鞘。或鞘非州內刀匠所作。何從知及祖爲賊耶。其可稱者。哀矜審謹。合於中孚。獄緩死之義。故卒能獲賊。以釋冤也。認鞘事。又見誣賊門。

宋世良

後魏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時陽平郡移掩盜賊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怒曰。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始歎服焉。出北史宋隱傳。世良其族曾孫也。舊集不載。

按他郡移掩劫盜。雖或誣引。咎不在我。據名縛送。斯亦可矣。世良乃復訊其情狀。實者送之。非者放之。是哀矜審謹之至也。傳言齊天保初大赦。世良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此其效歟。

蘇瓊

北齊蘇瓊爲文襄儀同府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推其事者所疑賊徒。並已考伏。失物家亦識認。惟不獲盜賊。付瓊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語前妄引者曰。爾輩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瓊推盜之術。固有可稱。然君子所貴者。不在覈姦而在釋寃也。

柳慶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都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詣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曰。人同飲乎。曰。向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舊出北史

柳虬傳慶其弟也。

按緘閉不異而失其金。則盜非遠。故疑主人。慶察其色。其辭其情。而知主人誣服矣。故問其管鑰所在。同宿同飲者誰。沙門無故與賈酣宴。不一而止。果何意哉。此必伺隙爲盜也。醉而晝寢。彼乃得便。其金

於是失之沙門非盜而何慶之明察亦可稱矣用以釋冤尤為美也問飲事又見述盜門

韋鼎蕭懷武附

隋韋鼎為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州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給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道無拾遺出南史韋鼎傳鼎其孫也舊集

載不

按鼎所以知者能廣耳目以察姦慝也苟不如是則無以釋疑似之冤矣夫治民之有耳目也猶用兵之有間諜也兵法云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廣耳目察姦慝亦猶是也不然則所使察姦慝者或反為姦慝矣王蜀時有蕭懷武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鑿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無不知者或在州郡及勳貴家掌庖看廬御車執樂公私動靜即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冤枉之聲滿於內外郭崇韜入蜀乃族誅之見成都古今記是使察姦慝而反為姦慝者也豈能資耳目之用釋疑似之冤乎鼎異於此故可稱也

蔣常韓思彥附

唐貞觀中衛州版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魏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是夜有人取其刀殺

逃。卻納鞘中。正等不覺。至曉。店人追及。刀血狼籍。收禁考掠。遂自誣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常至。追店人十五以上。皆集。人數不足。因俱放散。獨留一嫗。年八十餘。晚乃令出。密遣獄典覘之。曰。有人共話。卽記姓名。果有一人。問嫗使人作何推勘。前後三日。並是此人。捕獲詰問。具服與逃妻姦殺。逃有實跡。正等乃釋。舊不著出處。當是唐人小說所載。今亡其本耳。餘類此者同。

按李崇用。謫鈞。惡蔣常用。謫察賊。而皆能釋寃。斯無惡於謫也。留嫗事。又見謫賊門。又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者懷刀血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訊。遂擒真盜。見唐書本傳。按此亦用謫獲賊。而寃乃釋。但不若常獨留一嫗密覘問者。爲精審耳。故特附見之也。

裴懷古

唐裴懷古爲監察御史。時真定有浮屠。按新唐書本傳。作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

其枉。爲后申析。不聽。懷古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卽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見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懷古當酷吏深文之時。獨能申析誣枉。抗辭執法。始終不撓。其徐有功之流。亞歟。

李元素

唐李元素爲御史。時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

之幕府按鞫無狀。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讐。亞勘寧罔上。寧抵罪。傅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之。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卽道運寃狀。帝感寃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杭得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出唐書本傳

按運之寃。初按鞫無狀。後覆驗不讐。雖傅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亦非難辨也。但帝怒斥令出。又云去。元素不懾。辭不撓。卒辨其寃。而帝亦寤。斯爲難能耳。語曰。仁者必有勇。此其所以能釋寃也。

柳渾

唐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表柳渾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痞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少游趣訊僧。僧首服。因厚謝二人。見唐書柳渾傳

按僧飲酒失火二罪俱發。而謂失火者痞奴耳。且掩其飲酒之迹也。若非軍候受財不詰。則此獄豈難辨乎。渾與祐甫一代英賢。而白其寃。少游能聽用之。故趣訊僧云。斯亦可稱也。

袁滋

唐李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爲令者慮公藏。主守不謹。而寘之私室。翼日開視之。則

皆土塊耳。以狀聞府。遣掾案之。不能自明。誣服換金。初云藏之糞壤。被人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爲換金無疑。府中宴集。語及此事。咸共嗟歎。時袁滋在幕府。獨疑其枉。勉乃移獄就府。俾滋鞠之。滋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二人以筐作舁。至縣。乃於列肆索金。依塊形狀。鎔寫校量。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計其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即是在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令乃獲雪。舊出康駢劇談錄

按唐書袁滋傳云。滋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冤。無鳳翔屬邑事。又云。滋累從張伯儀。何士幹辟。無在李勉幕府事。康駢所記。傳聞失實。故非特本末差誤。抑又事理乖舛。夫六百斤金。固非二人竹擔可舉。若在路時。已化爲土。則到縣。日自當驗實。雖色未變。而輕重頓異。亦易知矣。令何故尙慮公藏。主守不謹。而實之私室乎。乖舛如此。無足取者。和嶸謂能釋冤。載於舊集。意則善矣。不若唐書本傳。爲得其實也。

劉崇龜

劉崇龜在鎮。有富商子泊船江岸。見一高門。中有美姬。殊不避人。因戲語之曰。夜當詣宅矣。亦無難色。啓扉待之。忽有盜入其室。姬卽欣然往就。盜謂見擒。以刃割之。逃去。富商子繼至。踐其血洿而仆。聞脰血聲未已。覺有人臥於地。徑走至船。夜解維遁。其家蹤跡。訟於公府。遣人追捕。械繫考訊。具吐情實。惟不招殺人。崇龜視所遺刀。乃屠刀也。因下令曰。某日大設。闔境屠者皆集毬場。以俟宰殺。旣而晚放散。令各留刀。

翌日再至乃命以殺人刀換下一口明日諸人各認本刀一人不去云非某刀問是誰者云某人刀亟往捕之則已竄矣於是以他囚合死者為商人子侵夜斃之竄者聞而還乃擒寘於法富商子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舊不著出處蓋亦唐人小說所載今見新唐書劉政會傳後崇龜其七世孫也傳辭太簡故於舊集刪取其要

按凡欲釋寃必須有術換刀者迹賊之術也斃囚者誦賊之術也賊若不獲寃何由釋故仁術有在於是者君子亦不可忽也

莊遵

莊遵初為長安令後遷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便即告官官司考掠其叔太過因而自誣其罪遵察之乃謂吏曰叔為大逆速寘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寃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送獄叔遂獲免舊不著出處亦不著何代人與蜀莊遵姓名同和氏父子各載一事皆附卷末或疑是唐人然其敘聞哭事言巡行部內鞋車聽之則非唐刺史也唐之揚州刺史治廣陵領江都郡而丹陽郡有陵陽縣豈非陵陽誤為陽陵乎漢之揚州刺史治歷陽領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豫章六郡而丹陽郡有陵陽縣豈非陵陽誤為陽陵乎其為陽陵女子豈非王尊傳所謂美陽女子之類乎以此觀之乃漢人乎但未明據不敢決定故且依和氏序唐人後此聊以志疑也克編次已定始見蜀本華陽國志後漢巴郡士人有揚州刺史嚴遵字王思徐州牧嚴羽字子翼羽乃遵之子也父子並著稱云遵在揚州每當遷民遮止之天子就增州秩中二千石居十八年卒於官則遵果是漢人也勢難移改姑仍舊貫覽者察之

按遵之罪叔而放嫂蓋用誦以擿姦也於是既得其情遂擒其人豈非釋寃有術而然歟